

# 黎族龙被复话记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



白沙复制的龙被作品。  
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摄

龙被精髓何在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

4月初，在白沙黎族自治县“龙被复制项目评审会”现场，摆放着一套由三幅彩锦连缀而成（三联）的黎族龙被。底色为墨蓝色，色彩厚重又不失绚丽，龙被上的龙、凤、麒麟、吉祥鸟、鲤鱼以及仙草等图案栩栩如生。龙被由白沙5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历时10个月完成。

“复制黎族龙被，在海南尚属首次，白沙在黎锦非遗文化传承上大胆尝试，这一做法值得肯定。”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，与传统的黎族龙被相比，白沙这一龙被在原材料、染色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异，但从织绣技艺来看，它在还原黎族龙被制作技艺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。“新品”最终通过了专家评审。

## 技艺失传多年

黎族龙被，因其产地主要在古崖州，也称为崖州被，是进贡朝廷的珍品。

对于黎族龙被，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海南省非物质文化研究会于2013年编撰《海南黎族传统工艺》这版描述：“龙被是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四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，是黎锦中文化品位最高、技术最高超的织锦工艺美术品。”

然而，现今，黎族龙被稀缺已是不争的事实。白沙文化馆馆长符少玲介绍，当地政府部门目前馆藏的龙被仅有3幅，在白沙民间也鲜见龙被。让人感到忧心的是，黎族龙被的制作技艺由于种种原因已失传多年了，如何寻回失落的龙被制作技艺成为黎锦技艺传承中的重要一环，且迫在眉睫，而这，也恰是白沙此次不遗余力推动“龙被复制”项目的最大初衷。

白沙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

张质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自2019年6月起，白沙鸿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始承担黎族龙被复制项目的执行工作，该企业负责人符建阳将在白沙多个乡镇收藏得来的数张龙被，提供给白沙纺染织绣非遗传承人研究、学习，同时还组织传承人远赴江苏观摩学习江浙造、苏州刺绣的技艺。

今年58岁的王瑞妹是海南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，她与其他4名县级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一起完成了这一项目。

“从某种程度而言，苗族刺绣与黎族龙被的绣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符建阳说，为此，该项目还邀请贵州省苗族刺绣非遗传承人长期驻留白沙指导、协调龙被复制项目。

## 还原诸多工艺

针法、绣法，花足时间与精力来学习，或能琢磨出其中的七八成“门道”，但在制作原料上，复制黎族龙被似乎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。

作为白沙“龙被复制项目评审会”专家评委之一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研究员韦慎认为，黎族龙被的原料为海南岛树棉。根据植物分类学，海南岛本地棉为锦葵科棉属多年生灌木状植株的种籽纤维，其棉铃一般有黑子8至9粒不等。由于海南岛日照充足，灌溉水源充足，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，海南岛本地棉可生长至6米高。

目前，海南岛树棉已经没有种植量，染料部分失传，有些植物染料也很难找到，这是复制龙被的最大难题。也是瓶颈之一。

除原料外，复制黎族龙被在染料与图案构思上也面临不少难题。记者走访数位黎族龙被藏家

了解到，龙被多采集黄姜、鸡血藤、苏木、板栗壳等植物榨汁染色后，又多次晾晒及风干，但由于没有具体文字记载，这几种染料的搭配比例有待慢慢推敲。《海南黎族传统工艺》一书记载，龙被构图严谨，色彩艳丽，题材广泛，凡是天上、地上、人间诸多事物以及神话传说中诸多形象，都是龙被图案表现的元素。以龙的形态为主，其他陪衬的图案有自然界的日月、祥云、彩虹，有八仙、五子登科、福禄寿等神话人物图案，也有麒麟、白虎、金狮、仙鹤、喜鹊、蝙蝠、鲤鱼等图案，大多还会添加灵芝、仙桃、桫椤、牡丹、莲花、幽兰、金菊、翠竹等花草植物图案。

“在白沙，能借来观摩学习的龙被可能也就四五件，我们要反复揣摩与修改图案的绣法。”在王瑞妹看来，双面绣技艺在黎锦织造工艺中一枝独秀，织绣者可以通过仔细数线条，算出经线、纬线的数量来走线，然后“在大脑中画图”并由此织出图案，但研究龙被技艺，它应是先织好布料，再用丝线在布料上绣出花纹图案，这种绣法属于单面绣，工艺难度最大。

她说，织绣龙被的挑线工序是一门细活，以绣出龙鳞图案为例，一般都要里外绣足三层，才能凸显出它的纹路与色彩层次。由于龙被图案绣的是丝线，一旦走错线，拆线容易起毛，补线又容易导致饱和度不均匀。

来自海口的龙被藏家廖善新建议，在推动“龙被复制项目”过程中，尤其是手纺线与植物染色这两个环节不能忽略。■

海南岛树棉棉铃个头饱满。



龙被出现的最早年代，一时似乎难于精确考证，但自明清以来，龙被悄然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尤其是随着清朝的结束，龙被的贡品身份慢慢淡化。

“龙被复制项目评审会”专家评委通过对比观摩发现，白沙这一刚织绣而成的龙被显得更为具象，尤其是龙的眼睛、龙须、龙鳞似乎显得更传神。“元代、明代的龙被图案没那么传神，清代末期以及民国时期的作品，龙被的图案更加丰富，造型更显得具象。”符少玲认为，从目前搜集得来的黎族龙被来看，无论是色彩还是图案，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其中大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，目前，部分产自于清代的龙被还绣入楷书、隶书、行书、草书等纹样。

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研究员韦慎介绍，龙被的图案色彩应与所处的年代有关，如早期的龙被多用黄色丝线来绣，清末至民国时期，红色丝线织绣开始增多。在黎族地区，有声望的长者，或是家世显赫的老人过世后也用墨蓝色（或蓝黑色）的龙被盖棺；而红色的龙被多用于“红事”，如大户人家的婚礼拜堂、子女祝寿、盖房升梁等。时过境迁，随着社会发展，黎族有些传统习俗淡化，龙被的使用场景渐渐变少，再加上龙被制作技艺复杂，且耗时长，自民国末期以后，随着掌握古老织锦工艺的民间艺人相继去世，制作龙被的技艺慢慢地就这么失传了。

韦慎认为，同样是黎族龙被，但不同时期的作品图案以及构图都有一定区别，这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审美观念与社会人文背景，现代人要想复原黎族龙被，就要先读懂黎族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，要了解黎族群众自古以来的精神信仰，才能更好地学会与传承这门失传多年的黎锦技艺。

“区别于黎锦服饰用品，龙被在黎族地区代表的是一种虔诚的精神信仰。”白沙文化馆馆长符少玲介绍，龙被的织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从摘棉、脱棉籽、纺纱、染纱到织绣除龙被，诸多细节在黎族民间都很有讲究。

资料显示，一般来说，未成年人不能参加龙被的织制，必须要技术高超且身体健康的织绣者，才能担任织绣龙被的工作；从开始到完成织绣这段时间里，不管是半年还是更久的时间，织绣者每天都不能间断，无论工作多忙多累都要坚持，即便是确实忙不过来，也要把织布“动一动”，或“绣一绣”；织造龙被可以踞腰织机，织出来的花纹图案比

较传统、色彩单一，也可用脚踏织机织好底布，再绣上图案。

龙被因黎族支系和居住地区相异，各具特色，其款式多样，一般由单联、双联、三联、四联、五联和七联组成，最常见的是三联龙被，长度一般在1.7—3米，最长可达3.8米，宽一般在1.1—1.4米。五联幅和七联幅分别由五至七幅彩锦连缀而成通长2至3米，宽1.5米左右。■